



四書輯疏

中庸三

五

172
2796
30-6



門 〇 仁 〇
號 2796
卷 30-6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五

後學會津安聚著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中村氏曰訓自為由者謂是由此德無不實

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

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

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三宅氏

而有者也孟子曰所性分定故也之所性字吳孫右

曰誠則無偽妄之蔽故自無不明明則知如何為誠

而求之如何為不誠而去之故可至于誠〇誠無不

明天固無待于人明可至誠人豈終異于天哉是以

君子貴自勉也今按吳孫右以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當本文明則誠矣看故謂此則字意慢非也章句意

四書訓蒙

卷五

中庸

猶言明則可以至於誠矣故曰明則誠矣易師卦象傳曰能以取正可以王矣蒙引曰近時應天程文就

蓋本義意謂能以取正則王者之師矣豈不可以王乎亦此意也

註翼

朱子曰此性字便是性之也此教字是學之也此二字却是轉一轉說與首章天命之謂性脩道之謂教二字義不同黃氏曰首章言之謂性脩道之謂教者名之也稍緩王觀濤曰首章以天命脩道解性教字故曰之謂此章以性教字作此兩樣人的名目故曰謂之虛未人曰此承上章天道人道不是誠明兩平只重誠講上二句言誠有性教之異下二句要其同歸于誠舊說以下申上未是今按下章章句曰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誠明之間加一而字可見蒙引自字單誠明明誠之非也稼書從之何也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

推明此章之意

或言天道或言人道反覆以推明之意此章賢人之學可以至聖人之德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

許白雲曰德無不實正言誠之至無人欲之私又覆說一語如言真實無妄也若微有人欲之私以間之則不實矣天命是說性字在我者是說其字陳定宇曰察之謂生知由之謂安行乃借孟

聖人知之與行之皆無不盡也吳孫右曰無一毫偽妄以蔽之使察無不盡無一毫偽妄以累之使由無不盡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

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

李岱雲曰人物之性亦我之性此便說理一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此便說分殊今按人與我則形氣少不同物與我則形氣大不同又按人物之性章句以形氣不同言之則兼氣質而言者吳孫右曰知之明者周生民之故洞萬物之理見得人物如此則遂生如此則失所也處之當者在人則有禮樂刑政以抑其過引其不及矯其偏而歸之全在物則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是也贊猶助也助佐也助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而為

三也吳孫右曰天位乎上而覆物地位乎下而載物少矣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註翼

胡期僊曰唯作獨字看蔡虛齋曰惟天下至誠是至誠便一時都了若論所施次第則已與人物所施自有先後○數盡字皆以已能者言故上用三能字下用兩可以字今按虛齋兩條可從孫詒仲駁不必然虛未人曰至誠句截為能直管到尾自盡性而極言之也揚復所曰人字包天下智愚賢不肖之人物兼飛潛動植之物朱子曰盡己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之類盡人之性如黎民於變時雍盡物之性如鳥獸魚鱉咸若○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雖稟得氣濁本善之性終在有一般人物氣稟不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物稟氣偏無道理使開通只是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使所明處亦只是這箇善聖人便用他善底如馬悍者用鞭策方乘得此亦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如虎狼便只是陷而殺之驅而遠之○盡人物之性非特是曉得盡亦是要處之盡其道凡所以養人教人之政與夫利物之政皆是也翼註曰盡人物之性盡字屬聖人盡他說知他明處他當便

是盡了他性，不是使他亦如吾之盡性也。盧未人曰：化育而有象安能使他亦如吾之盡性也。盧未人曰：化育二字，即造化二字。化是化，其有者以歸于無，育是生，其無者以向于有。天地消息盈虛，化育人物，但能與之，以性不能使之盡性。至誠能盡人物之性，則能助化育之所不及，大有功於天地，便可與天地並立為三。參贊只一事，以其功用言曰贊，以其定位言曰參。朱子曰：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中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為各自有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種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煖物而薪爨必用人，裁成輔相，須是人做，非贊助而何。程先生言參贊之義，非謂贊助，此說非是。呂晚村曰：參贊不是無分却，不是贊上又有參一層。贊就功用上說，參就位分上說也。翼註曰：贊化育，總承人物不單承物言。汪武曹曰：陳氏謂此節只是有位聖人拘泥之甚觀，朱子致中和節所云可以知其矣。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盧未人曰：天道以自然言，饒雙峰曰：明天道示人知所準。吳蘇右曰：言誠者，便要見與天為一意。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謂學利困勉人致推致也。汪武曹曰：致自兼知行，說存疑所謂也。非是陸稼書曰：是擴充的意，止就一曲上做到極處，如一念惻隱之發，則推之以至於無不仁，一念羞惡之發，則推之以至於無不義。曲一偏也。猶云一隅也。不義而曰禮曰智，無不皆然。曲一偏也。猶云一隅也。朱子曰：不是全體，只是一偏之善。陳紫峰曰：天命之性渾然全體，無所偏倚，不可以言曲。及其感乎物，則其中之仁義禮智隨感而應，先後互發，如遇可哀則仁發，而為惻隱，遇可憎則義發，而為羞惡，隨事隨物。

用而末及其三以其偏於一端故謂之曲也聖人全體皆誠而所發亦只是曲但聖人之曲無待於致耳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陸稼書曰積中而發外不是專以著明就人之所見說故以中外分之虛未人曰外對內言但言發外未言形之事業著則形之顯也猶是輝謂大之說明則著之盛也註云光輝發越即孟子光動則人心感動變則民行丕變化則有莫知所以然者自形至化句句相因總不離個誠字著誠之著也明誠之明也動誠之動也變誠之變也化亦誠之化也朱子曰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然尚有痕迹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三宅氏曰有不知其所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三宅氏曰有不知其所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

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形句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

及其極也善端發見之偏謂或仁或義或禮或智更互而發者也悉推致之各到其極謂若仁

若義若禮若智一推致各要造極揚復所謂一念之仁推之至于義禮智莫不皆然疎也王觀濤曰看發見便致完了虛未人曰合之則為全體矣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

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陳定宇曰

誠一句承致曲而言當看無不字張泰嶽曰夫一偏之曲既無不致則有以通貫乎全體而無不實矣蔡虛齋曰至誠之妙就本身言不可不以物化為至誠之妙然在己之德未至於誠則及物之功未至為能化也○末章曰篤恭之妙○篤恭天下平之盛妙字盛字分明有列中村氏曰妙字謂妙用今按功效驗

也。以相仍而見者，言積字謂形著明動變化遷相積也。吳孫右說非其字指致曲之人，不異於聖人謂大賢致曲至誠之功，一也。之意也。

註翼

胡期僊曰：工夫全在致曲上。許白雲曰：誠以下皆言效驗。形明就己上說，動變化就物上說。李

氏曰：能識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推致之者，知也。能推致其善端發見之偏而造其極者，行也。黃氏謂致曲在知行之間，物格知至，後誤矣。張彥陵曰：致曲即能有誠，無兩層曲。能有誠，復所曰曲無不致，則無不實，而能有誠矣。胡期僊曰：誠是全體無妄之誠，即盡性也。今按許白雲謂一曲之誠，非也。王觀濤謂似還未到至誠田地，觀白文無至字，可見亦非也。當看章句自不能已之自字，吳孫右曰：末句即是贊致曲者是至誠了。猶云：他若不是至誠，豈能便到此地位。此互言天人之合，非別言天人也。呂晚村曰：到此地位則誠之體亦足，其用亦全，更無分別處。指其盡頭言也。謂仍指上節至誠，則語成。歇後謂至誠即其次之稱，則名號混亂。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盧未人曰：人道以用功言。饒雙峰曰：明人道示人知所修。吳孫右曰：言誠

之者，便要見其與誠為一意。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見音現。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

蔡虛齋曰：禎，貞也。正

也。明非妖邪也。祥瑞也。非常有者也。鳳鳴麟出之類。吳孫右曰：此皆天地正氣所鍾也。故王與中村氏曰：舊說正義云：妖，傷也。傷甚曰孽。蔡虛齋曰：山崩川竭，蝗蝻生發之類。許白雲曰：兆，朕兆。崩，茅吳孫右曰：此皆天地沴氣所為也。故主凶，蔡虛齋曰：一著所以曰兆。一曰崩，亦互文也。今按福祐也，禍災也。著，所以

筮龜所以卜著靈草也筮揲著命爻以占吉凶也趙
鐵峰曰筮之法猶存而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
卜之法則後世無傳矣

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蔡虛齋曰四體四肢也人

故只曰四體體有百體手足各二為四體耳陳定宇

曰左傳定公十五年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

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邾君皆有死

亡焉是年定公薨哀公七年魯伐邾以邾子益來子

貢未為至誠然能以禮觀之猶見其如此但借此事

以證前知爾則至誠之前知可見矣今按玉朝者之

贊凡此皆理之先見反形句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

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平焉

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翼註以未有此事先有此理上

解之似可從淺說達說只作有可知之理看似不妥

蔡虛齋曰吳說以禱祥妖孽皆見於著龜四體非也

按凡此二字總包上云云不見是只承著龜四體說

○偽對誠私即偽也又按不獨言心而兼言目者由

乎中而應乎外至誠之前知心為主而目為之用

也察知也幾神謂鬼神者以既下如字則不指至誠

動之微也也神謂鬼神者以既下如字則不指至誠

指鬼神之神也

註異而贊未人曰首二句言至誠前知下皆詳言前知

能為此幾福將至三句言唯至誠能燭此幾知來

直與鬼神一般所以見至誠前知之妙林次崖曰禍

福將至總承上四句王觀濤曰禍福將至句似起下

實承上也妖孽也著龜之凶四體之失也皆禍之將

至者也胡期僊曰至誠即是聖人今按晚村作實理看不

可從李岱雲收之誤又按諸家對術字看誤陳定宇

曰至誠之道可先事之未然而知其幾蓋亦誠之明

處誠無不極而明無不照也饒雙峰曰聖人清明在

躬無一毫嗜欲之蔽故志氣如神便與明鏡相似纔

有些影來便知眾人如昏鏡所以無所不知胡期僊曰

與是有勃勃振起之勢虛未人曰見著龜動四體不

專承興亡言禍福略推廣說著龜知人禍福以象數
 言四體知人禍福以人事言呂晚村曰禍福將至之
 先其機兆分端不可不以禍福言所謂善不善也翼註
 曰新說以善不善作人心善惡說意見極高但於文
 勢似說不通舊說以善字作福字不善字作禍字却
 於文勢甚順陸稼書曰按翼註正與賽合註相反最
 是陳定宇曰善與不善必先知之至誠之人必先知
 之也匯參曰脩救尚是知後一層事當下只有察幾
 一邊不必夾入吳孫右曰鬼神以實理顯其幾至誠
 以實心察其幾故曰如神常說謂知來無過鬼神而
 至誠前知與鬼神何間在鬼神上當只說個顯其幾
 不須說到知來上陸稼書曰達說曰運禍福之機者
 鬼神也契禍福之機者至誠也蒙引淺說皆然
 又按如字所謂幾動於彼而誠動於此之謂也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道也之道音導○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

之所當自行也朱克升曰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言物

人中村氏曰誠指實理言物字兼人非行物說今按道是

誠之用故人之欲誠身而自成者非行道則不可然

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當實心以體實理而後

有此誠而成此人也吳孫右曰子思之言其意只重

在人觀章句下句變物言人之意可見誠以心言本

人則能自行其道物豈可以行道責之誠以心言本

也道以理言用也史文機曰誠以心言是就管攝眾

物處說理故曰用林次崖曰此理具於心則曰誠本諸

心而見於事物之問則曰道李岱雲曰誠道只一箇

事物但道是行出來底在人心中心名他為誠得名他

為道不得在事物上名他為道得名他為誠不得蔡

虛齋曰此本子思立言所主之意而發之蓋其詞則

兼物意則專指人言

註翼 吳孫右曰首一節言誠切于人○此節總是貴

自道可見人當行此道下句正見當誠非兩平說道
即誠體道正所以存誠故下節存誠之內便已得自
道工夫○自成就質幹主宰上說陸稼書曰此章開
口先說一句誠者自成也見得這箇誠是不可推諉
的○前節重在一道自成工夫全在自道工夫全在自
則不能自成後一節又重在誠自道工夫全在自道
上非自成則不能自道蓋互相發明也胡期僊曰者
字虛看王觀濤曰兩自字俱是自己不可以上作自
然下作自己仇滄柱曰兩自字俱作責成自己語本
是一例向來說作自然而成者亦誤精里先生曰語
錄中一處有誠者是箇自然而成者亦誤精里先生曰
做作安排底物事語原係朱子未定之說諸儒墨守
牢不可破殊不知誠者自成道者自道同一語勢誠
非自成已而已不過承上文自成句而詳說之斷無
異義而一以為自己以為自然其牽強難通極矣
周聘侯曰此章語類諸條但側重自道又將次節分
講首二句與章句不合當從或問今按導我先而人
從之之義人苟欲行道則道從而行猶我先而人從

故曰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

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中

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

也 吳孫右曰必得其理二句訓物之始所得之理二

一句訓誠之為貴不可混看○蓋定理為物之終始

與定心為事之終始一也事亦物也而定心亦所以

存此定理也李岱雲曰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

而無有此是有長必有消理合到盡處故物亦盡而

無有王觀濤曰舉始終包得中間陳北溪曰蓋有是

理而後有是物就一物觀之亦然以一花論論春氣

流注到此則花開氣實消則花謝允物之終始皆是一

箇實理如此今按氣之行與消則皆實理使之然也
 朱子曰不誠無物如讀書半版以前心在書上則此
 半版有終有始半版以後心不在焉則如不讀矣又
 按此節重在誠無物一句誠者物之終始句蓋為
 此句而設猶言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人之
 一有不實則雖有其事似不曾做一般而無以自成
 也是以君子必以實心為貴也章句於蓋人之心能
 上下過脉處下一箇故字其意可見矣

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蔡虛齋曰此節全不言及道者明非以誠自成則不
 能自道也故曰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蓋心
 在是道即隨之矣今按蓋人之心以下發出此旨也
 呂晚村云此章自誠者物之終始以下皆言自成而
 自道在其中觀註云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而
 道亦行於彼矣其意可見其說自好孫詒仲非之不
 是又按自成字與上文
 自成一樣李岱雲謬

註翼 吳藤石曰次節見當誠之故朱克升曰誠為物
 之終始可見物之所以自成者在此誠不誠則

無物而不能以自成矣故必九事以誠為貴而期至
 於自成也盧未人曰上物字說得廣下物字專就事
 言胡期僂曰是故項上二句今按誠之與上文誠之
 者之誠之不同看章句略一之字可見矣新安之說
 非也賽合註曰誠之為貴則有以自成而自道亦在
 其中矣要知此句是另出以責望體誠者不可把此
 句作申自道看呂晚村曰此章自成自道分配處予
 意頗與時說不合竊謂首節分說下二節則言誠而
 道在其中
 未嘗分也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
 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知去聲○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
 物而道亦行於彼矣

蔡虛齋曰觀本文云所以成物
 也豈又另一時成物耶而章句
 云則自然及物所以字與自然字最可玩味本以成
 己知自然有以成物不期然而然也林次崖曰成己

則能成物之自然也故曰自然及物非謂無所作
 為而自然及物也今按道亦行於彼矣言道之在我
 者亦行於彼而能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
 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
 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譚氏曰誠之用為知朱子曰盡己
 而無一毫私偽故曰仁因物成就各得其當故曰知
 呂晚村曰仁知雖為性德合外內然不實有諸己常
 人豈便能時措皆宜故註補既得於己四字即節首
 誠者二字也仇滄柱曰無殊二字正釋本題合字饒
 雙峰曰時措之宜專說成物許白雲曰時措隨時而
 措之宜乃中也今按成己則誠之體存而仁也成物
 則誠之用發而知也而仁知皆非外物乃性之固有
 者而無內外之間既存於內則必發於外故誠得於
 己則見於事者必隨其所施而無不利此所以纔有
 以成己便有以成物也又按事字成物之事也皆字
 從時字來講述說可
 從稼書說不可從

註翼

此吳燕石曰末節推言以見誠之妙中村氏曰
 是推論成己所以成物之故只緣仁智皆吾性之德
 誠則實有諸己其成己即性之仁其成物即性之知
 故成則俱成耳乃因成己成物而追本仁知不是謂
 求之仁知而後能成己成物也言仁知為吾性之固
 有道理不分內外故能誠之而自得於己則自然及
 物以時措之無所不當耳合外內是指自然道
 理如是非人不能合而聖人合之道字非性道之道
 亦并非自道之道仇滄柱曰道字只作理字解楊復
 所曰成己便是仁成物便是知性之德接仁知說合
 內外句又本性之德說胡期僊曰性是天所命之德
 是人所具之德故緊承合字根物我兼成來今按成己
 仁也二句陸稼書依淺說作所以成己者仁也所以
 成物者知也看非也翼註曰成己即仁成物即知不
 是本於仁知今從之時措之宜許白雲兼成己成物
 看蒙引諸家從之亦
 非也今從饒雙峰

右第二十五章

陸稼書曰語類講自成自道
 並無以天命率性分配之說
 中庸

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去聲斷虛實之對假非真也至誠之毫虛假而真實則

天理流行自然無止息也

註翼

乎吳謙右曰首節至無為而成是論至誠功用同乎天地者出于自然今按故字總承上章言天道者諸說紛紛不可從摘訓曰故字意不專管首句直到不見而章處方佳又按誠以實德言蔡虛齋曰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都是說內邊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

知盈反

驗於外也

常不易之義驗效也中指身外指政治之

問只一時事吳謙右曰俱根誠字

註翼

問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果有分別否朱子曰不息只言無息今按則字相因之詞非先不息而後有久蔡虛齋曰不息與久有分別不息者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後日又如此只管繩繩不息已去久則是從後來總計前頭見得是久久者不息之積也又按孫詒仲為未當不是陸稼書曰徵是見於政治底北溪陳氏以晬面蓋背貼徵字不是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

四方者是也

朱子曰此是言聖人功業著見如此諸家多作進德節次說只箇至誠已該

了豈復有許多節次不須說入裏面來古註不可易李岱雲曰徵既是驗於外則悠遠博厚高明是功業著見如此但覆載成是功用及物處所以覆載成者賴此悠遠博厚高明則此悠遠博厚高明在至誠身上看却已著於四方在萬物身上看却又未離乎至誠此鄭氏不僅以為業之著於四方而必曰至誠

之德著於四方也此朱子所以謂須看他箇氣象而於博厚配地節復以體言之也

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

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文久則其徵說來蔡虛齋曰常於中則驗於外矣既驗

於外則其所驗者益悠遠矣是何也存於中者既久

則驗於外者亦無暫理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

非悠遠如何有積亦猶非不息如何有久博厚故其

發也高大而光明非其積之博厚高明從何處發達

亦猶久則徵意故博厚高明亦不可截作二件事只

是說說聖人之功業積得來李岱雲曰按朱子云只

一箇至誠已該了豈復有許多節次則可見數則字

然也其實功業著見之節次自不可沒故註用故其

積也故其發也八字蒙引正善會則字不得議其太

作漸次也吳孫右曰積字發字要體貼博厚乃悠遠

心積崇仁澤教化貞恒不變自然充塞宇宙浹洽人

心高明乃博厚所發越德澤及人遠而人深則規

模大備功業燦然自有一段高大光明處林次崖曰

悠遠視久則又進一步矣故曰存諸中者既久則驗

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廣博是橫說如所謂東漸

西被意思總是德澤及人之遠也深厚是直說如所

謂浹於肌膚淪於骨髓意

思總是德澤入人之深也

陸稼書曰翼註曰自至誠無息直至高明是一

時俱有本無漸次但漸漸說去耳按翼註說得一

殊混以理言之固一時俱有以事言之自不能無節

次也玩或問可見林次崖曰久則徵猶有兩節事徵

則悠遠都無兩節事只是其所徵者悠遠也朱子曰

悠長也○悠是據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在翼註

曰悠遠轉厚高明俱是至誠功業俱作帝王模樣說

但講語只在功業上敷衍不可說到及人上恐犯下

載物覆物成物意李岱雲曰載物覆物成物雖即其

中庸

中庸

中庸

曰不惟悠遠而且博厚不惟博厚而且高明二則字輕帶乃其文法如此非相因而後有也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

高厚又悠久也言悠遠為悠久者兼內外而言之也蓋

外之所施而中者即隨之恐人因其在外而遺其在內也悠久亦在博厚高明之後者以明本以悠遠

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註翼

說統曰覆載成只言其功用及物處至下節方即其及物者而贊其與天地同也吳蘇右曰上

節既主用言宜重覆載成上○所以字即在至誠身

上說言至誠之博厚即其所以載物者也下二句亦然上文博厚高明悠久已有覆載成物在特至此始

載成物則非矣盧末人曰博厚能奠麗群生而安養之是所以載也高明能括冒群生使有所歸懷是所

以覆也悠久即高明博厚之有常能使物各得其所是所以成也覆載成俱借天地字樣狀至誠功用之盛只可就至誠講同天地意即于講後補之然此亦因博厚高明而分別象類非真有一高明以覆之博厚以載之如天地設位然表誠夫曰悠久合博厚高明而言成物合載物覆物而言陸稼書曰覆載成是言至誠及物之用猶之言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杜靜臺曰聖人之同用同體

施於我者言之則為體自功用之及於物者言之則為用蓋體亦用之體耳吳因之曰此體是用中之體

非本體之體蓋覆載成是用而博厚高明悠久對用而言便為體耳如下文博也厚也節應上同體今夫

天節應上同用然博也厚也等專指性情言亦是用中之體豈是形體之體耶蒙引以天地為體天地之

覆載為用尚欠的當

註翼

吳蘇右曰下節既主體言宜重博厚高明悠久

助之意稼書以張彥陵說為太穿鑿是也陳定宇曰

悠久即博厚高明之悠久無疆即天地之無疆張泰

嶽曰今至誠之悠久也無疆則其悠久之功就與

天地之無疆界者通一而無二矣李岱雲曰悠久自

指至誠無疆自指天地但上句言配此句不言配者

以悠久無疆只在上一句見更無儀象可言配非較

上更進一層也仇滄柱曰此句不言配者蒙上文配

天配地來則配天地之無疆意自顯然矣時文每云

至誠自能無疆故可不言配俱非題旨陸稼

書曰言至誠及物之體猶之言可與天地參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見音現○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

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形迹也不動是作為不勞力也陸稼書曰見動為也

不是不好的只是費力至誠則不待費力且虛未人

曰成兼變章無為即不見不動翼註曰章變成不是

民章民變民成俱就至誠功業說胡期僊曰章是顯

變變舊而為新陸稼書曰章變成在天地亦有之在

至誠亦有之但本文正意是就至誠說觀章句曰以

配地而言也云云可見淺說得之大全黃氏謂如此

者以下專言天地謬合註曰成物之成同覆載言

謂成就夫物也無為而成之成同章變言謂道化之

成也林次崖曰皆配地而言者蓋配地亦只是上文

載物成物意非有他也非曰

以載物配地而言省文也

註翼 蔡虛齋曰此節意正如肫肫其仁一段只是申

地之所說以然也吳蘇右曰如此二字指上文博厚載

物二節說呂晚村曰不見而章三句是形容所以覆

載成之極處無絲毫不可入治天下田里學校禮樂刑

政之類百度具舉何嘗不見不動無為但皆

出于至誠而非有心勉強要如此故云然耳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反扶又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林次崖
 至誠無息之功用同於天地，此又即天地至誠無息
 之功用以明之，蓋天地之功用本於至誠無息，則至
 誠無息其功用足以配天地，其意可見也。天地之道可
 也。今按至誠無息，虛齋就聖人說非也。天地之道可
 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陳北溪曰
 一之意，中村氏曰貳是疑貳，副貳之貳乃不純一之
 意。林次崖曰蓋只是一個物，便純若有一物來，便
 雜了。如采色，一般若只是青一色，便純若有一物
 或曰便雜了。故曰一則純，二則雜。若純是一物，或
 更無第二物來，夾雜這便是一物。若更有第二物來，夾
 雜便不誠實了。今只是這便是一物，更無第二物來，夾
 雜這便是誠實了。故曰一則純，二則雜。若純是一物，或
 所以字，陳新安謂不貳即一也。一誠也。李岱雲曰須看
 字，闕體貼。今按諸家所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
 以字不必泥說不可從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
 知其所，以然者。吳藤右曰是言生物之多，其所以然

註異

李岱雲曰此一節自是下二節提綱中村氏曰
 下兩節方詳說天地極盛大而能生物之意。陸
 稼書曰生物不測，不測句包下兩節存疑。謂今夫天
 是說生物不測，不測句包下兩節存疑。謂今夫天
 之道，且輕看張彥陵曰此以天地之道明上文聖人
 若未盡，可以言語形容也。然其主宰之說，吳藤右曰
 括而盡焉。林次崖曰過文當云至誠之道，可以一言
 天地如此。天地之功業何如遂云天地之道可一言
 而盡云云。翼註曰一言且虛下不貳，即一言也。吳藤
 右曰氣化流行只是一箇實理，更無私妄夾雜他故
 曰不貳。陸稼書曰既言至誠配天地，復就天地言之
 者，猶仲尼祖述章萬物並育一節之例，蔡虛齋曰物
 指天地也。則其生物不測，物指天地所生之物也。今
 按上物胡氏指誠稍差。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

物之功 陳定宇曰誠其博厚極其厚高明悠久各極其盛而有生

物之功用也吳蘇石曰誠一不貳貼上節為物不貳故

能各極其盛貼本節博也等而有

註翼

吳蘇石曰對上節不貳言則此節是用對下節

博厚高明悠久俱以化育之功言不以形體言俱根

指形體須兼性情而言存疑亦兼性情形體言俱不

是，不用兼字為妙今按博厚高明就天地洋言也吳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

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

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

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

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昭昭猶耿

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朱子所謂管中及其

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

收也收收也卷區也區分也胡期僊曰此四條皆以

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

地山川實非由積累魯水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

可也李岱雲曰不貳不息補前天地之道誠一又貳

之意即前而有下文生物之功也陸稼書曰章句謂

自從未有天地之前說到有天地故見其有積累章句自由其既有天地之後說其生物則非可以積累言也章句是正意今按四條謂天地山水四條也子思之意蓋謂此無窮底天則斯昭昭底之多也此廣厚底地則斯一撮土之多也山水亦然只欲引起無窮廣厚耳非言由積累而以至大也朱子恐人誤看故丁寧之曰云云

註翼

陸稼書曰此一節正言其生物不測言天地之無窮廣厚而先言昭昭撮土者乃立言者抑揚起伏之勢及其云者自吾人就其所及者言之猶曰若論其全體云耳吳孫右曰日月句足無窮句萬物覆句方是言生物從來以日月句對萬物覆句疑非是載華嶽明其厚振河海明其廣亦是足廣厚句萬物載句方是言生物也若草木禽獸俱是生物又不與此二項為一例○以天地作主山水是天地所生亦能生物正見天地生物之不測翼註曰無窮廣厚等却俱以形體言胡期僂曰日是陽精明于晝者月是陰精明于夜者星金木水火土為經星二十八宿為緯星辰是日月十二次舍之會者繫懸屬意覆是

不冒意不重負荷之而不見其重不洩收貯之而不見其洩載是承載廣大指山之全體言一勺是手掬所掬言水之極小者不測是不可度其深大之處魚是鱗物貨是珠玉珊瑚之類財如魚鹽河物之類殖是生殖陳定宇曰撮兩指所取也華嶽華山西嶽也舉五嶽之一以該其餘洩滲漏也揚復所曰河為四瀆之宗海乃百川之會水之最大者盧未人曰寶藏是寶重藏畜如金玉之類龜似鼈而大龜似魚有足蛟似龍無角審鵠曰寶藏貨財分屬山水亦互見也今按多猶積聚也撮言引解謂猶云這些非龍鱗龜之長鱗龜屬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於音烏乎音呼○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胡期

詞贊美 穆深遠也 不可測 不顯猶言 豈不顯也 曰言甚

也 顯純純一不雜也 純乎天理無一引此以明至誠無

息之意 引維天之命云云 以明天地之至誠無息之

意 程子曰 天道不已 文王純於天道 亦不已 純則無

二無雜不已 則無間斷 先後 蔡虛齋曰 文王純於天

今按 天道以誠言 猶言天道至誠 故能不已 純則無二無雜 而能

誠 若有間斷 則有先後已無 則無先後已無

註翼 陸稼書曰 此節總承上來 專明至誠無息之意 大意謂天地之生物 總由於不二 可見天地不

過一 至誠無息 而已 而聖人既能至誠無息 又何天

地生物 之不可配乎 何以見天地不過一 至誠無息

也 觀詩云 維天之云 可見矣 何以見聖人配天地之

生物者 只在至誠無息也 觀於乎 不顯云云 可見矣

○要歸到無息上去 不重合 合上 樂天齋翼註曰 重

聖人一 邊非與天 平說 朱子曰 天命即天道也 蔡虛

齋曰 維天之命 此與文王之德之純 俱要說 是在內

者 吳孫右曰 不已 即無息 不息也 陳定宇曰 子思引

詩 謂維天之命 之流行 實深遠難測 而萬古不已 釋之

曰 此天之所以為天也 深意在 所以字 其所以為天

者 惟在一 至誠無息 焉耳 於乎 豈不顯著乎 文王之

德之純 一不雜也 又釋之曰 此文王之所以為文王也

深意 亦在 所以字 其所以為文王者 亦在 至誠無息 焉

耳 雖單言 天實以天包地 雖專言 文王實舉文王以

證 群聖人也 盧未人曰 文王所以為天 一例 李毅侯曰 文王

之所以為文王 與天之所以為天 所以為聖人 也若將文王

文章彪炳 等義 看則 天之所以為天 又作何解 吳因

之曰 天之為天 文之為文 人之所以為人 都主外邊 說至

始 說入內 來不知 子思引此 以證至誠無息 全不說

到 功用 乃是 道天地 聖人之本 體也 只渾渾說 天之

所以為天 文王之 所以為文王 便是 胡期德曰 於乎

是贊美之詞 陸稼書曰 純亦不已 只承文王所以為

文來 緣上文 只說 純故又找此一句 新安陳氏以純

字承文王以不承天以亦字作天人合一看麟士
取之俱諺中村氏曰亦字對天看賽合註曰純亦不
已勿作同天只就文王心中言翼註曰純乎
天理不雜以人欲則天理常運而不已矣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蔡虛齋曰包者不明言但所包含
也胡斐才曰大哉內含大小二意

故曰包
下兩節

註翼

翼註曰至道不凝以上言聖道待人而行以下
言君子脩德凝道而無往不宜也重下半截鄧
知十曰大哉是贊道不是贊聖人陸稼書曰蓋子思
將詳言人道恐人不肯盡力故先將道之費處贊嘆
一番吳蘇右曰無所不該無所不有廣潤周徧天下
無有大于此者矣蔡虛齋曰大字包象小而言○此

道字即率性之道以其非聖人不能盡也故以居之
聖人然非就聖人身上說道也謂之聖人之道亦猶
云學者之事宰相之職云爾以其屬他故也若以爲
聖人所盡者言則下文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
道不凝焉都說不去了語意正與君子之道費
而隱同彼固非就君子身上說道之費隱也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道字就天
地言物至

多而斯道有以發育之天至高而斯道有以
峻極之故曰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註翼

胡斐才曰此指道體之形於氣化者言蔡虛齋
曰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以外而規模
言優優大哉則就裏面許多物項事目來說○物兼
動植朱子曰洋洋是流動充滿之意峻極于天只是
充塞天地底意思陸稼書曰發育二句串看峻極
在發育上見非截然兩事吳因之曰峻極於天不是
說他高言由下而上其高乃際
夫天今按發育發生長育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無所謂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

也朱子曰禮儀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天子

又坐如尸立如齋類皆是其中之小目有三千條

翼註曰禮儀字輕猶曰禮制也威儀二字平看是

行禮中有可畏之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聲也

威可象之儀也道字就人事言三百三千無一非道

故曰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非道

註翼胡斐才曰此指道體之形於人事者言吳蘇右

以優優大哉起之蓋小即大之散見也賽合註曰申

瑤泉曰優優是貫徹乎幾微深入於幽隱意徐玄扈

曰言洋洋而不言優優只說得空殼子故言優優大

哉正見道無一毫滲漏也何處不優優充足則何處

不洋洋流貫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言必有德性弘大學問精密之人而後

行也

註翼賽合註曰待其二節結上起下上正言道不虛

行下反言以見其必然也鄧維千曰人字尚虛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胡斐才曰德者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

謂洋洋優優二凝聚也成也李岱雲曰為聚字說不

節所說皆也

其體聚處言曰疑自其運用處言曰行翼註曰凝在

行前一步徐岩泉曰吾性中萬物皆備只為私欲夾

雜所以斯道散漫而不相屬既有是德則大者小者

聚而不散成而不毀原還我萬物皆備之

禮○把道理總會到心上來便是凝道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上聲持之意朱子曰只是把做一件物事

守之如奉盈之謂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胡期僊曰即天命之道由也朱子曰只是行如去做它相似吳蒸

猶煇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後扶又時習之也陳定宇曰火熟

物已寒而以敦加厚也朱子曰本自厚就上更加增益底功尊德性所

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

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尊德性所以存心

體之木然而不失故于道體之大而無外者有以保

之道問學所以窮究事理之當然而不遺故于道體

論之細而無內者有以盡之然皆統不以一毫私意自

蔽致廣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極高涵泳乎其所已知

故敦篤乎其所已能敦厚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

使有毫釐之差盡精處上聲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

道中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新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

謹崇此皆致知之屬也朱子曰私意是心中發出

但看此意字便見得是小小所以不廣大私欲是耳目

鼻口之欲今纔有欲則昏濁沈墜即不高明矣其解

此處下這般字義極費心思三宅氏曰蔽字有間隔

之意蔽之遮物屏之蓋門皆是間隔之意人之德性

本廣大但為私意小智所隔則不廣大猶一大屋以
 幕隔截之則窄狹了故以蔽言之累者係累之義有
 所拘系之意人之德性本高光發越但為私欲所拘
 縛纏繞則屈伏於物欲之下而失高明故以累言之
 中村氏曰涵泳乎其所已知謂存養所已知之道理
 猶浸涵潛泳於水中也史文璣曰上四者皆是已知
 此者常欲保全之使不至於不如此下四者皆是未
 知此者亦欲窮究之求其得至於如此吳蘇石曰首
 句提其綱下四句盡屬類言之陸稼書曰專指良知
 良能為故厚此說本蒙引固不是謂良知良能不可
 名故厚亦恐偏故厚有得之天資者有得之學力者
 章句已知已能四字原不曾說然今按尊德性是存
 心下四句皆其屬類保全其已如此者故有知有行
 不獨就心上言問道問學是致知下四句皆其屬類窮
 究其未如此者故亦有知有行不獨就知上言蓋非存
 言諸家似看得不濟楚故其說多不明白
 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中村氏曰
 解五句盡未人曰心不存則胸中先自汨亂安能窮
 至事物之理故非存心無以致知不致則事物之

理不明安能全吾所受之理故存心又不可不致知
 今按以首句言之而下句亦各不可相無之意包在
 其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
 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許白雲曰大言上五節
 小言下五節首言尊德
 性道問學一句尾言下
 四句今按資助也賴也

註異 吳蘇石曰尊德性節正是脩疑工夫胡期偁曰
 故承上二節來陸稼書曰這道之大處小處雖

不必待聖人始有然必如聖人而後道始行不然道
 自道人自人判然二物所謂苟不至德至道不疑也
 是故君子有脩德疑道之功焉○淺說以萬理成備
 貼廣大以一物不雜貼高明極明張泰嶽曰致是推
 極廣大高明是說心之本體今按明猶潔也吳蘇石
 曰問是問于人學是學于己然只渾融連看為是○
 溫故知新是兩截工夫與論語不同胡期偁曰精微
 事理精細微妙虛未人曰道中庸是行崇禮是行祭
 虛齋曰改而為以處亦不必拘猶易大傳云著之德
 員而神卦之德方以知以亦而亦以也豈可穿鑿

而謂其有異旨耶三宅氏曰崇者積而高之意與崇德之崇同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倍與背同與平聲○興謂興起在位也盧未人曰謂自家起而得

位不是感動詩大雅烝民之篇

註翼 衣誠夫曰此一節言脩德凝道之效能如上文

所言之則明德立居上位必不驕慢其下在下位必不倍叛其上國有道而不言則其言可致顯身之福國無道而默則其默可免失身之禍不驕不倍足與足容皆明哲保身之事故引此詩以明之胡期僊曰是故承上節來盧未人曰上下盡所居之位矣治亂盡所遇之時矣不驕是以道治民不倍是以道安分足以興是以道用世足以容是以道免禍翼註曰居言中村氏曰容謂容身朱子曰明謂明於理哲謂察

於事摘訓曰明則道理上見得真好則事幾上見得透許白雲曰明哲是見得理極分明了行事却以中庸故能保其身吳因之曰保身要看得細非保守無禍患之謂言能保護吾身而克善其用也假如為上而驕為下而倍有道不能與無道不能容此正是吾身點污處無以立天地無以對聖賢無以懺吾心無以冠士林此其身之不保何如若僅以免禍為言何以稱其人何以為疑道蔡虛齋曰新安陳氏以明哲保身只是默足為容史氏援語錄以破之極為詳明痛快且以此詩為仲山甫作山甫非容默者尤為的實揚復所曰其字指詩此字指宜上宜下宜治宜亂說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好去聲戎古災字○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

字也

註異

盧未人曰首節引言為下而倍之戒翼註曰孔子言內三平看子思言內即分重輕張彥陵曰德非聖人便是愚位非天子便是賤吳蘇右曰愚者當守己而乃好作聰明以自用賤者當安分而乃竊權柄以自專生乎今之世只當遵當今之法度而乃要反而行往古之道如此者越理犯分皆王法之所不容災禍必及其身矣翼註曰道字以制作言若道理固無古今若復古之道却又美事史文機曰此字是通指三者言則我及身是三者之通戒李岱雲曰愚自用賤自專或自作聰明以亂典章未必盡皆反古之道故輯略呂氏作三項說朱子語類從之盧未人曰只宜三句開說言外補為下不倍意今按三句本平說引言意重在生今反古句愚字兼貴賤引言亦重在賤者上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盧未人曰如名

分之等級服制之隆殺吉凶慶吊之往來進退揖讓之多寡皆是吳孫右曰貴賤相接之體如朝覲會同之類親疎相接之體如合族會食之類度品制皆代有變更者胡斐才曰體謂體式也品制者凡宮室車服等皆有品節限制一則欲其整齊一則防其僭亂也文書名喚做大字上字喚做下字此之謂書名是那字底名蔡虛齋曰謂字之聲音也翼註曰書即點畫之形象名則其字之聲陸稼書曰是專以音聲言而點畫在其中大全趙氏古曰名今曰字之說則直以名字當書字看矣如此則書名二字無分別在他處或有此解此處則難通也

註異

此虛未人曰中三節詳推不可倍之意中村氏曰者所得為也德位兼備俟下文發此處且勿露李德雲曰提出非天子三字單對為下者說德字只用包在內不以德位並列方是申明為下不倍之本旨熊伯甘曰議制考即較訂參詳亦是不必專指勅業

之天子如懸象布憲如明刑訓方何時可廢乎陳定宇曰議者言論以定其所宜之謂不制度之制活字作也朱子曰考文者古者人不甚識字字易得差所以每歲一番使人行人之屬巡行天下考過這字是正與不正李德雲曰通章就制作上說三言之則曰禮度文兩言之則曰禮樂一言括之則曰禮其實一也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行去聲○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許白雲曰車輪

行於地有迹謂之轍兩轍中間相去闊狹倫次序之度謂之軌古者車軌皆闊六尺六寸

體張彥陵曰倫非人倫之倫親疎貴賤之相接禮度秩然足次序朱子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議禮所行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此節謂周家禮制至

統為下者不可倍之意

註異 陳定宇曰車同軌是就制度中舉事言之張泰嶽曰行是行出來的禮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名玄字康成後漢人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朱子曰鄭康成解非天子不議禮云云若解經得如此簡而明方好蔡虛齋曰聖人以德言天子以位言

謹異 吳孫石曰此節承上而究極言之中村氏曰位是天子之位德是聖人之德今按言外當補出

況德非聖人位非天子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而可乎意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備考曰武王克商求禹苗裔得東樓公封杞以

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
文獻不足不足為吾言徵也 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

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雖有作禮樂之德而不得作禮樂之位則只有從周而已設若得位必斟酌三代之禮以立百王之法如下所告顏子者不

但從之已也 註翼 盧未人曰未節復引言為下不倍之法陸稼書曰生今反古本兼上下側重在為下者故獨引孔子中村氏曰此章引來只重末三句以明居今世者不敢反古之意雖孔子亦得從時制而已三宅氏曰宋存謂禮存於宋也非謂宋國之存也翼註曰從周只重時上非若論語重郁郁之文也今按說學互文觀章句嘗學之而能言其意可見淺深不同說不可用不足徵有宋存俱要看得非時王之制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猶言三件

事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

寡過矣 盧未人曰國不異政二句是人得寡過之由

家之人不異政不敢他有所設施也不殊俗不敢別

有所習尚也同上文同執同倫同文意寡過亦重上

寡過則皆遵義導路會極歸極矣 註翼 通義曰王天下謂君臨天下也今按兼德位言

重是制作出箇三重來陸稼書曰只當以見在天

世而有聖人在位焉遂可更張祖宗之制而行前代之法乎曰此雖不得如開創之大更制然因時救弊亦何不可中村氏曰其字與道其不行矣夫其字同必然之辭今按此節只言議禮制度考文之事惟天子得行之以起下文而居上不驕之實則俟第三節說出有字重看說誤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

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

也蔡虛齋曰上焉者下焉者則非當時之王天下者也○上焉者不可露出夏商字只言時王以前則可下焉者不可露出孔子字只言聖人在下者則可陳定宇曰皆不可考文獻不足徵今按禮善謂制作之盡善也善於禮謂學之而能言其意也

註翼

翼註曰此節輕看反言以起下文之意吳因之意無干陸稼書曰按因之說是蒙引頗誤今按只言所以惟天子可有三重之故也又按信以心言從引諸家說不可從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

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

德字藏在身字內君子之議制考皆自德中發揮出來故

曰本諸身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

蔡虛齋曰驗自有其德也然驗非我始嘗

按驗效也今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

體之道而用言天地以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扶又起不易吾言者也

孟子滕文公篇胡斐才曰不易吾言謂斷不能外吾之制作而別有

一建立也勿泥言字

註翼

中村氏曰第三節為主今按本諸身有聖人之德也徵諸廢民在天子之位也考諸三王以下制作之盡善也胡期僂曰故承上節來王聖俞曰此居上最重益天地鬼神三王後聖俱不是拘拘形迹道字與他相合俱以理論故重道字蓋道字固指三言而既謂之道則非指三重之迹言乃指制作之精神言也若於迹上求合豈能一盡同蔡虛齋曰本諸身徵諸廢民此本字徵字不要把對下句考字建字質字俟字看要來對不謬不惑不悖無疑字方是故解云本諸身有其德也非謂今方反身以脩德也徵諸廢民驗其所信從也非謂今方去驗他也是已驗者也○此一條連本諸身盡作自然者言朱子曰此段第一句第二句是以前人言對言第三句第六

句是以已往方來對言第四句第五句是以隱顯對言吳因之曰本諸身徵諸廢民正所謂王天下也建諸天地實諸鬼神考三王後聖則所謂有三重也又按據書似誤宜從因之賽合註曰不繆等俱就己身上說是不謬於三王非三王不繆於我也○六事雖並言其實考諸四句又本首二句來然所以徵諸廢民者又根於本諸身之德也中村氏曰只形容無往不合之意以見其做得如此盡善非真有六事胡期僂曰不繆合者不差悖不違戾楊復所曰俟是等候又按實考也驗也疑惑也惑迷也翼註曰建天地重自然意實鬼神重莫測意其因革不參絲毫智力於其間純是道化自然是不悖於天地其因革轉移斡旋極有妙用人莫能測便是無疑於鬼神○天地鬼神易混蓋天地之道即太極之理寓於陰陽之氣而鬼神是天地之妙用即陰陽之消息五行之屈伸莫測其機者是也天地譬如人身鬼神譬如人身之知覺運動最靈妙處蔡虛齋曰三重合乎理則鬼神亦惟此理而已矣合乎理則合乎百世之聖人百世聖亦惟理而已矣合乎理則合乎百世之聖人百世聖

中庸

人亦惟此理而已矣。○天地也。當晝而晝，當夜而夜。當寒而寒，當暑而暑。當風而風，當雨而雨。山當峙而峙，水當流而流。草木當榮而榮，當悴而悴。之類。其當然而然者，即理也。鬼神也。當屈而屈，當伸而伸。當變而變，當化而化。當合而合，當散而散。當培而培，當覆而覆。當吉而吉，當凶而凶。其當然而然者，即理也。虛未人曰：謂道本諸身，道微諸民，道不繆于三王，道不悖于天地之類。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蔡虛齋曰：此知非泛泛之知，乃至誠盡性，章所謂察之至於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者。以所知無不盡，故其制作無往而不盡其善也。以知其理無不盡，故做得來盡善矣。李氏曰：按理只一箇理，原無天人之分。故註總解之曰：知其理也。存疑發明，合一之理甚透。然理無定在，就天地鬼神上看，便是天之理。就三王與百世聖人上看，便是人之理。非知天者，深知人者，淺為有也。

層級也。其引知性則知天，為說却與此處不合。

註翼

蔡虛齋曰：此又推本意見，其所以合於天人者，非偶然也。由知天人而制作也。陸稼書曰：此節斷宜從蒙引存疑淺說作推原看。新說謂只作贊詞不作推原者，謬。朱子曰：雖只舉後世與鬼神言其實，是總結上四句之義。許白雲曰：鬼神乃天地氣之靈者。鬼神即該天地一句，而以知天結之。先聖後聖一揆，即後聖該三王一句，而以知人結之。史文璣曰：天地著鬼神幽幽者，難知。三王已知人，結之。史文璣曰：天難知，故二句但從難知者言之。爾張泰嶽曰：君子所以能此，亦自尊德性道問學中來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

陳定宇曰：行與言即動中之事也。吳蓀右曰：還是兼見之身而措之世說。或專舉一身言，或專指措之天。道兼法則而言，即道中之理也。法法度也。下言者皆偏。

盧未人曰率由其行以爲遵守之章則準則也盧未人曰率由其行以爲遵守之章則準則也

率由其言以爲取正之準的潘瓜山曰言只言其理如此未有事迹之可言必在人準則而推行之

註翼 仇澹柱曰上節知天知人是就三重推到君子之實過之在徵在上說此節世道法則是從三重說來陳定宇曰世世也呂晚村曰世字只指本朝言若兼異代其如無徵不信何楊復所曰爲天下道做天下人的道路爲人所由也蔡虛齋曰動言行皆指三重言是三重之見於號令議論者也而人皆法之

行是三重之自盡於吾身而措諸天下者也而人皆則之盧未人曰舊說動而世三句爲後世寡過遠有俱已有了遠近似通言當時後世張彥陵曰遠近二句即就天下內抽出言之胡斐才曰遠在遠方近屬畿內今按盧未人說不可從翼註曰有望不厭俱重之也其制作上望字不是聞望是仰其言行而法則也

熟便厭了今却不然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惡去聲射音妬詩作敦大成曰當云射音亦協音妬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註翼 賽合註曰此節總結上意在彼二句即君子之道一條庶幾夙夜二句即動而世爲一條仇澹柱曰大全小註以無惡無射證有望不厭庶幾夙夜證本諸身皆錯看書旨今斷依淺說以無惡無射證制作盡善善意以夙夜終譽證世道有望意熊伯甘曰無惡無射就我無可惡無可射說今按君子之制作己能盡善故彼此莫不遵奉之而有令譽矣如是則世法世則有望無厭庶幾其能自夙而夜之間以永終此譽矣庶幾近詞張泰嶽曰永終是長久的意思譽是名譽史文璣曰竊詳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當

中庸

着未有二字正，是謂必有本諸身以下六事方有永終之譽，却不是未能有此六者而先有譽也。故曰未，有蚤即先之意，對不字而言。故饒氏以為猶遠也。陳氏以蚤有譽為始為易，不知子思之意正是以為無蚤有譽之理。翼註曰：不重名譽，只因詩有譽字，遂承言之耳。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盧未人曰祖述祖而述之若子

孫承祖宗之統緒憲章憲法其章若臣子奉大君之法令道即精一執中法即謀訓功烈然齊政命官律度量衡堯舜何嘗無法緝熙敬止勝怠勝欲文武何嘗非道但道學始自堯舜故言道法法至周大備故言法祖述憲章各從所重言之耳今按流律天時者派所出為宗謂孔子之道本於堯舜也

法其自然之運襲習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陳北漢曰天時

者春夏秋冬之四時水土者東西南北之四方盧未人曰律天時是隨時變通其迹不拘若天時之無常候故曰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是隨寓而安其理不易若水土之有定形故曰因其一定之理其實天時之道即水土之道但自其理無定皆兼內外該本末用謂上律自其事有定理謂下襲

而言也陳紫峰曰內以心言外以事言本以事之大者言末以事之小者言外有本末故內亦有本末

本末孫詒仲曰諸說皆以本為內以末為外非也

註翼鏡雙峰曰上一句言學之貫乎古今下二句言學之該乎穹壤方蛟峰曰中庸之道至仲尼而

集大成故此書之末以仲尼明之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

日月之代明

日辟音譬，轉徒報反。○錯猶迭，此言聖人之德。章句約言

聖人之德是照，大德小德兩德字，無不實動以四時之能。

註翼

吳孫右曰：麟士謂上二句屬內，下二句屬外。時

誤人，也更有謂上二句以大德言，下二句以小德言。益謬蓋持載覆轉錯行代明，即下節並育並行只是

大德，一變而不害，不悖小德，一邊就包在其中。諸說於此處，俱欠明。盧未人曰：勿以上為一理，渾然下為

泛應曲當，恐于大德小德相犯。講辟如且勿認實，只宜虛講。下文指出大德小德正見同天地處，故曰言

天地之道，以見取譬之意。胡斐才曰：辟如天地中之

四時一往一來，相交錯而行。如天地中之日月一升一

一沉，更相代而明也。翼註曰：只重錯代二字，見不窮

意，不重明行字。蔡虛齋曰：無不覆載，無遺也。錯行代

明無已也。○謂其萬理兼該，應用不窮也。胡期僊曰：持載是承荷于其上，覆轉是不冒于其下。今按持握

也。載承也。覆蓋也。轉覆也。林次崖曰：錯行更迭行也。春了又夏，夏了又秋，秋了又冬，冬了又春，只管如此。

更迭無止息也。代明代替也。日往則月代，月往則日代。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

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

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張泰嶽曰：育是生育，悖是相反。蔡虛齋曰：

並育並行是統而觀之，不害不悖是析而觀之。並育

並行與不害不悖是同時事，可以分合論，不可以先

後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謂其不相妨害。並生天

地之間也。或者乃謂虎狼殘獸，犬搏兎獾之驅魚，

鷗之驅雀，為有相害者。然也。林次崖曰：並行不是

行也。楊復所曰：不悖如夏繼乎春，而不違于春。冬繼

乎秋，而不違于秋。夜繼乎晝，而不違于晝。更迭循環，

無一毫之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

或爽也。

並行者大德之敦化不害不悖就是小德川流並育並行就是大德敦化蒙引謬兩

所以字與白文本無分別賽合註亦謬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

之本翼註曰大德小德只一德也但言之者有分合天地實無分合也辟如一人只一心分言之謂之

萬念相似蔡虛齋曰全體即大德也萬殊即小德也今按小德大德就造化形迹言以散殊言之故曰小

德以統體言之故曰大德猶言德之小處大處也指

南曰有以小德為用大德為體者謬妄之甚又按本本體也非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

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吳因之曰脉絡分明

即辟如日月二句意翼註曰流字當對敦字看或流

今按脉絡分明謂一箇水是一箇流不相混亂也化

也化育此言天地之道以見反形句上文取譬之意也上明

文取譬之意以影
出聖人之德也

註翼

吳蘇右曰末節是言天地之所以為大而仲尼

流行所以為四時晝夜處張彥陵呂晚村說皆非也

蔡虛齋曰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不要太泥所以字

要為為字意不必謂是推本其所以大乃是備言其

所以為大之實也萬物與日月四時俱就迹上觀大

德小德則說裏面所主張之者也吳因之曰此天

地之所以為大也顧麟士曰此天地之所以斷總承一

節不專指小德大德陸稼書曰摘訓謂此字只指小

德大德二句而言不是

右第三十章

朱克升曰中庸為傳道之書故以孔

孔子之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聰明睿知生知如之

質陳北溪曰聰是耳之所聽無不聞明是目之所視無不見睿是無所不通知是無所不知許自雲曰

聰明雖義在耳目其實則主於心蔡虛齋曰智只是心體之明處睿則是其思慮之貫徹乎事物之微者

與智略分別也盧未人曰這是氣質清粹合下生來自然如此故曰生知之質吳孫右曰此是生知之質

包有安行在翼註曰與仁義禮智之德雖有臨謂居質德之分總是德也故下只云五者之德

上而臨下也許白雲曰此謂聖人之德其下四者乃

仁義禮智之德揚復所曰寬裕二句是仁德全于心

發強二句是義德全于心齊莊二句

是禮德全于心文理文章也謂理之燦然者理條理也謂

之井密詳細也謂纖微察明辨也謂無幽

註翼揚復所曰唯獨也為能字貫至有別止李休雲

如必也聖乎之聖如此則滯在有臨上說彼仲尼未

為天子豈遂不足以當至聖而上章正以德合天地

舒徐對急迫看溫煦然和厚對慘刻看柔帖然慈順

對乖忤看發振奮而不廢弛也強挺然肩豎有立剛

是立處不屈毅是行處不問斷發對因循看強對委

靡看剛對屈撓看毅對問斷看齊一無雜念上嚴

肅而不懶散陳北溪曰中則無過不及正則不仁蔡

虛齋曰或謂齊是心莊是貌為分內外言非也林人

崖曰中正亦就心上說言齊莊而不言中正其齊莊

處或未至純粹也三宅氏曰文理密察此四字不必

分內外體用文集語類所言只是文理之細密明察

也今按虛未人仇滄柱以文理為心看不可從胡期

遷曰有容涵育乎萬物有執不搖于萬物有敬作肅

而不慢有別度物而不爽虛未人曰聰明睿知并四德皆就心講有臨并容執敬別皆就事講德蘊于心未見于事然應事道理具足于心故皆云足以○仁義禮智即包在生知中容執敬別亦是有所臨內事中心氏曰容與敬屬物邊多執與別屬己邊多察虛齋曰聰明睿知一條此則歷舉聖人之德在此未說到行處故一則曰足以二則曰足以言其德之具也下文方說積中而發外處又按孫詒仲以為見於事看不可從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曰五者完具於心處言丘月林其充足而不欠缺廣闊是就大概全體上說謂其淵泉靜深而有本也以涵蓋於心處言蔡虛齋曰淵泉出發見形向反也言五者之德充竭用之不匱之意

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所得於身一故合言五者之德充積極廣極深之謂也此方充積也又按仇滄柱講時出兼隨時之時時出之二義陸稼書從之非也愚謂此節只是時時出之意而無阻塞無窮盡之意耳其隨時之義變通之意則是下文說話故章句於此只言以時發見而於下節則下當其可三字為蛇足豈說則下節只申明此節意章句當其可三字為蛇足豈說則下節只申明此節輯釋諸家依之不察何也又按發見於外而發見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

而民莫不說

見音現說音悅○言其充積極其盛陳北溪曰此言上句吳蘇右

日天淵是狀其積之盛而發見當其可也陳北溪曰此言下三句吳蘇右曰敬信說

是驗其發之時輯釋曰禮記學記篇當其可之謂時

陳定宇曰當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義時則義發見

之類今按此說本當引釋此節輯釋誤引以釋上節

諸家承訛不察遂謂上節兼隨時之義使兩節之義

混淆今正之又按上節只是言充積至此方言言當其可耳吳蘇右李

俱誤

虛未人曰天無物不覆聖心無德不備故溥博

如天淵至深而流不竭聖心至靜而用不窮故

淵泉如淵真註曰天之溥博淵之淵泉以形言至聖

如之則以心言泰虛齋曰如天如淵者此章小德以

其發見於外者言也故浮其辭曰如其天其淵者以

其存諸中者言也故實其辭曰其林次崖曰言行皆

見也信悅皆敬也今按章句不云見兼言行者以動而

命令告戒言也

世為天下道可類推也不必依淺說作三項翼註曰

因氏之敬信悅見其當可不作效說吳蘇右曰敬者

不敢慢也信者不敢悖也悅者不敢忘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

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施去聲隊音墜○舟車所至以下益極言之極言聲名之所

施及也故以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一句結之蒙引

說未是蓋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其辭猶若有

所遺也故再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指南

極言之云云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指南

註翼 盧未人曰聲名從敬信悅上來故用是以二字
胡期僂曰聲名是盛德之間譽洋溢是充滿中
國華夏之地施及是傳播所及舟車是用以涉水者車
是用以通陸者至到也隊是下降陳定宇曰蠻南蠻
船北船舉南北以該東西也中村氏曰人力只是通
舟車者所覆載則不止人力所通所照臨亦在覆載
內呂晚村曰血氣二字所該極廣禽獸草木都在內
方是體信達順之效李岱雲曰禽獸亦血氣之物草
木無血而有氣其汁漿亦血類也似俱該一凡字中
如麟遊郊鳳來儀莫莢生庭之類都有這尊親意思
李王海曰不重在尊親重在聖德之可敬信悅盧未
人曰尊親就敬信悅中見之蔡虛齋曰配天言其德
之所及廣大如天但仰其德處便是他德之所感非
必是聖人施德至此故曰云云今按陳定宇以達而
在上之聖人
言之不是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小德就聖人言陸稼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
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書曰聰明睿知仁義禮知溥博淵泉皆是
小德之在內者時出是小德之在外者

夫音扶焉於虔反○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
而分之綸者比毗至其類而合之也朱子曰猶治絲者先須逐條理

其頭緒而分之所謂經也然後比其類而合之如打
條者必取所分之緒比類而合為一所謂綸也株次
崖曰隨緒分理而不紊經也經合言之則曰綸治絲
經綸不足兩事分言之則曰經合言之則曰綸治絲
之經綸有先後大經之經綸無先後○天下之大經
本自經綸為人不能盡其道則其經亂而不整其綸
散而不相屬今按經字借用為親自誠義自誠義
別自誠別序自誠序信自誠信之義綸字借用為親
乎父子義乎君臣之義又按比經常也言以道大經者
如五家為比之比相聯比之義

五品之人倫

陳北溪曰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綱吳蘇右曰五品之人倫為生民

經常之道

故曰大經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

孟子所謂君性仁義禮智

根於心者是也

林次崖曰夫人性有五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事萬物之理無不統於其間所以為

天下之

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

至誠故於人倫天下

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

綸之也

各盡其當然之實則自然可以為天下後世法因言各盡其當然之實而及之不重在此

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

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

盧未人曰誠有未至則人

欲之偽得以間乎天理而全體虧欠大本不立矣至

誠無偽則天理完具不為一毫人欲所搖奪而萬事

萬物之理皆統于此是謂立天下之大本陳北溪曰

聖人於所性之全體初無一毫人欲之雜及發而應

事投物千條萬緒千變萬化皆從大本中流出其本

根所在其宏大非誠極其至不能立之今按立字亦

借用就如樹木植根牢固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

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

朱子曰天地化育如春夏秋冬日月寒暑無一息之差知化者真知

其必然陳北溪曰知字不可以聞見之知論只如肝

膽相照一般聖人之德極誠無妄其生育變化萬物

之功與天地造化胞合交契渾融一體所謂知也今

按默契謂不言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音豈

而合諸心也

有所倚著直略於物而後能哉

虛未人曰功用只是

功體用之用不同吳蘇右曰猶言至誠之能事○無

倚是不著思勉生知安行自然而然今按不必依蒙

引翼註兼詩書師友說

註翼朱子曰此三句從下說上知天地化育故能立

曰至誠與至聖非兩樣人聖以德言誠就心言即所以為德也蔡虛齋曰經綸只自聖人一身而言天下大經不是天下人之大經而聖人經之以為天下法也此與天下之大本同例張彥陵曰為能字貫至化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之純反○肫肫懇至貌懇切而不虧欠以恩愛言以經

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

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

已吳因之曰至聖章實作在天之地之淵故曰

善看如章實作聖心之天淵故曰其註非特如之而

註翼

吳孫右曰此即上節而形容其盛非進一步之詞林文崖曰肫肫其仁其經綸處肫肫也淵淵

其淵其立本處淵淵也浩浩其天其知化處浩浩也虛未人曰仁天淵以心言即上文三件肫肫淵淵浩浩言其盛也至誠經綸皆慈愛惻怛之實這便是聖心之仁肫肫極言其仁之懇至耳至誠立本探之莫測用之不窮這便是聖心之淵淵極言其淵之靜深耳至誠知化全體大極包羅萬象這便是聖心之天浩浩極言其天之廣大耳其淵其天與其仁一例若曰肫肫乎其心之仁也淵淵乎其心之淵也浩浩乎其心之天也李岱雲曰淵天却是借用字眼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聖知之知去聲○固猶實也鄭氏曰惟聖人能知聖

人也朱子曰惟有其人而後

註翼

張彥陵曰此節不重下知至誠上只重在贊至誠之妙上孫詒仲曰上章言聰明睿知此言聰明

聖知聖通明也即睿耳無二義也陳新安謂變睿言聖直指其為聖人非中庸意也若謂言聖是指其為

聖人則上章言睿尚非聖人乎玉觀濤曰固貫到者
字達字是優入意吳孫右曰說者拘于此節重知上
而謂達字是知字義者非矣○曰天德者仁義禮智
即天所由命之德也黃氏曰孰能知之與知天地之
知同胡期僊曰者作人字看之指經
綸之眈眈立本之淵淵知化之浩浩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吳伯章曰章句於二

十八章之末云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皆先舉其事
然後云而言者意不止於上事也前章及此章
皆先稱其言然後及其事首意不出於下事也
陸稼書曰存疑曰上章臨容執敬別是以五德
分說非小德川流乎此章經綸立本知化是以
五德合說非大德敦化乎說得兩章之義了然
○經綸句是大德之在外者立本知化是大德
之在內者蔡虛齋曰上章言聰明睿知仁義禮
智固是小德之川流然溥博淵泉亦大德之敦

化也此章所言經綸立本知化固皆大德之敦
化然經綸五品之中萬目該焉則亦未嘗無小
德之川流要之亦一本散於萬殊萬殊原於一本
固自截然不得此亦其大槩分對觀之則如此
耳○至聖繫就德之施於外者言至誠繫就德
之存於中者言故朱子以為表裏之分也今按
朱子曰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章說存主處
蓋謂至聖章說小德之形見於外處至誠章說
大德之存主於中處也朱子又曰至聖至誠只
是以表裏言非謂小德大德有表裏之分也諸
說不甚明白須要善會又按小德大德本所以
發明孔子之德也故至聖至誠又以孔子言也
以為達而在上
之聖人者非也
前章言至聖之德至聖以人言
外者此章言至誠之道至誠以理言道字然至
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
為則亦非二物矣言至誠之理非至聖之人有
於其身者則不能知之至聖

之德非至誠之理存於其心者則不能為之其實一而不兩人也此章言聖人

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精里先生曰章作篇非也觀

下章總註因前章極致之言可見矣黃氏曰中庸極功只到三十二章其下一章又是小中庸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

章小人之道明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

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衣去聲絀口迥反惡去聲闇於感反○前章言聖人

之德極其盛矣此復扶又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

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葉知道曰上三章極言孔

之功用中庸之道至矣盡矣子思又慮學者馳騁於高遠而忘下學之功夫或失其指歸也故此章復自

下學立心之始務內至親至切者言之以漸進於上

達高妙至精至微不可擬議之地翼註曰此下學亦

非初學只對上達言之耳今按極指詩國風衛碩人

不顯之德即上三章所言故下又字鄭之丰皆作衣錦

襲衣襲絀同禪衣也張泰嶽曰錦是五采織成

的衣服朱子曰禪字與單字同沈括謂絀與絲尚加

同是用絲麻織疏布為之許白雲曰絲泉屬朱子曰古人朝服必加絀雖未能

也曉其制想如今上馬者白衫一般古之學者為去

下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絀不求故闇然衣錦專務為己故

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絀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

錦之美在中也衣錦二句子思借用為專務為己不

厭三句皆以反復形容此二句耳故章句先以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貼二句而後以闇然日章

淡簡溫不厭文理分貼之諸家率不會其意謂首二句未說到下學君子身上且只釋詩獨重闇然句看

者可謂誤矣許白雲曰闇隱晦貌張泰嶽曰是韜晦
不露的意思蔡虛齋曰日章者日向章明也○實是
實迹實事之實非謂裏面本實也不必說成德翼註
曰淡無味也胡期僊曰不厭是有味簡是朴略無華
文是文采可觀溫是渾厚理是條理分明陸稼書曰
言皆庸言行皆庸行無新奇詭怪可喜可驚之處者
淡也然言雖庸而皆根至理行雖庸而皆屬當然雖
淡而不可厭焉沈靜朴素無浮詞蔓說無盛容繁飾
者簡也然言寡而中貌寬而恭雖簡而自有文焉不
危激其言論不峭厲其峻角者溫也然事之孰是孰
非人之孰賢孰否胸中涇渭照然妍媸不混雖溫而
自有理焉盧未人曰錦之美在中非以不厭文理為
中存之美謂有美在中故不厭而文且理也張彥陵
曰即所謂美在其中亦只是這點實心非別有一種
美在又按李毅小人反是則暴顯示也於外而無實
侯說不可從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許白雲曰的明也張泰
思遠之近見反形句於彼者由於此也朱子曰是以己

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
蔡虛齋曰彼指人此指我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
也朱子曰是知其身之得失由乎心之邪正○如孟
子所謂聞伯夷之風之類是也呂晚村曰風字統
一身而言猶風度風流風采之風也蔡虛齋曰微之
風之自風實有所自也今按此外字專以身言
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朱子曰專指心說就裏來
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
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許白雲曰三者指近自顯
不可不謹也今按為己之心知微之顯則知自微之不可
不謹也今按為己之心知微之顯則知自微之不可
用功下手處也其立心只要為己而又知用功下手
處則可以用功而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用功
之事也為己之心指溫而理以上知所謹指知遠三
句本是平說故章句用而又一字吳蓀右謂只重為
己上抹撥而又二字者誤矣又按知遠之近則知己
之可謹也知風之自則知身之可謹也知微之顯則

一步緊一步謹也
 註翼 惡其文之著也文字指錦之美盧未人謂虛文
 著非惡文也張彥陵云文字是好字呂晚村云惡只在
 綱是借詩詞以明君子惡文一句不重釋詩是立心
 為己總腦蓋惡文之著則必務實無文故闢然有實
 故曰章闢然根尚綱來就外面講日章根衣錦就
 開然裏面講不可謂內有闢然之實然後外有日章
 之文也亦不可認日章為在內蓋自外觀之只見闢
 然不炫其美然心中務實似錦在其中一般故即此
 闢然中其美自不可掩便日見章明章即美之著也
 故按首二句是為己之心闢然句是為己自然之驗
 故以故字承之諸家多錯看不可從君子之道就占
 之學君子言而其意則在欲使下學之人以此為準也
 下節君子云云皆然李毅侯曰道字虛君子之道猶
 云君子之為君子張彥陵曰闢然日章只重闢然不
 重日章然日章即在闢然內非有兩層中村氏曰小
 人句特照君子之美耳陸稼書曰此不對隱怪與無
 忌憚者說翼註曰小人輕有最是○淡而不厭三句

不過是形容開然日章之實子思深有味乎此一段
 光景故再詳言之不是推進一層○又都是下學立
 心之始勿看太高妙吳蘇若曰淡簡溫就外面說淡
 中自不厭簡中自有文溫中自有理總是外而其理
 以然則以錦之美在中也又按呂晚村謂不厭文理
 內之錦也稍差呂晚村曰重在知字人所謂不厭文
 知字說得深微便不是此知字只是下學立心之始
 見得個為己門庭不錯從此好下工夫耳故云可與
 入德矣而下文乃言慎獨戒懼工夫也摘訓曰無為
 己之心固無以入德之基然有為己之心而不為
 知此三者則又昧於入德之路矣李氏曰虛齋謂可
 與入德只帶知遠之近三句來不通帶淡而不厭三
 句則非彼蓋謂入德全以知所謹言殊不知離了為
 己之心即知所謹豈肯著實用功而所謂遠之近風
 之自微之顯者亦徒以為必然相因之勢而戒懼慎
 獨者皆偽矣惟既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功
 方循循有序耳入德仍重為己之不得單承知幾林次
 崖曰可以用功故章句只曰預言之也未是用功下文引
 詩方是用功故章句只曰預言之也未是用功下文引
 曰可與二字未便到極但入德已有門路自此可以

君子之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

惡去聲○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

顯乎微也陳北山曰雖潛伏矣即首章隱微處亦孔

昭明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其心泰然此

君子謹獨之事也此字指內

註翼陳北山曰上言入德之門此以下言入德之事

許白雲曰詩本言魚之潛於淵可謂伏藏之深然亦

莫見顯乎微言獨之不可不慎也○潛伏皆義
孔甚昭明也吳孫右曰引詩只言獨之當謹不曾說
着工夫而內省二句則正言謹獨工夫也故章句于
無惡于志下著一事字意自了蓋謹獨只是發
審幾省者審察之謂內者正是反觀于意念之所發
而察其為理為欲為善為惡之幾也察之于內而有
理無欲有善無惡便是所不疚便無愧怍于心矣下
不可及本不疚無惡說人所不見本內省說陸稼書
曰君子內省此處須無一毫疚病方無愧於心此正
言謹獨工夫蒙引謂內省不疚以己能者言不可有
傲謹獨工夫此不可從吳因之曰不及二句緊接上
文而深著獨之不可不慎不但贊之詞也翼註
曰不可及勿作功業不可及只云其不疚也有疚者
不及之其無惡也無惡者不及之胡期僊曰不可及
是過人之遠即不疚無惡之地胡雲峰曰人之所不
見即是獨今按孫詒仲謂能謹於人所不見也陸
稼書曰存疑謂首章言體道之功是始學事此章言
入德之序是成德事言體道之功則先戒懼而後謹
獨而其意益以密此本大全朱氏公遷最繆或問謂此
而其意益以密此本大全朱氏公遷最繆或問謂此

章再序成德入德之序分明與首章一樣但言之先後不同耳豈可謂以始學成德分乎○首章從天命順說下來故戒懼在慎獨前此章從下學轉說到天命故戒懼在慎獨後○中庸首末兩章只言戒懼慎獨不及致知力行蓋戒懼慎獨不是空空戒懼慎獨即在致知力行上見故言戒懼慎獨便包得致知力行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相去聲○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

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

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陳北溪曰不待

物方始敬蓋於未應接之前無人處已無非敬矣不待見於發言而後信實蓋於未發言之前本來真實無非信矣蔡虛齋曰此時未有所謂敬所謂信只是敬信之心常存耳吳因之曰所謂敬信不是思量

動時如何敬言時如何信也常存吾敬以待動不因動而始敬是曰不動而敬常存吾信以待言不因言而始信是曰不言而信蔡虛齋曰能於獨而謹之工夫已密矣又於未動之前加敬工夫益加密矣今按密稠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蔡虛齋曰為己之功則效應矣故云下文引詩并言其效

并言其效者言德而因及其效也

註翼朱子曰尚庶幾也許白雲曰戒辭也張泰獻曰看爾在居室之中雖屋漏深密的去處莫說是一未與物接便可怠忽了尚當常存敬畏使心裏無一些愧作纔好中村氏曰不愧于屋漏是因眼下所有而言猶云其寢無愧於被今按吳孫右謂不愧于屋漏之神誤矣此節引詩言雖居室無事之時亦當存敬畏而不愧于屋漏之地君子欲其如此故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假格同鈇音夫○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曰承上節言為己之功既密則德已深而效已遠故不待賞怒而民自勸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釋詩二齋曰主祭者奏假無言而象預祭者皆化之無有言說失禮者也○其云人自化之指預祭之人也又按進進而入廟也無有言說不假威畏也鈇莖音斫也陳定宇曰莖鈇斧也

註翼

指南曰奏假二節是成德之妙漸以神陸稼書曰奏假二節依新安陳氏及蒙引總承謹懼來但奏假節效尚淺不顯節則德愈深而效愈遠耳不必如雙峰饒氏前節效驗承前節工夫後節效驗承後節工夫蓋謹獨戒懼總是入德之工夫夫進一層則德進一層德進一層則效亦進一層不賞民勸不

怒民威非有中和之德者不能但猶未到中和之極處篤恭而天下平則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吳因之曰口氣只當云由此敬信而漸熟之以至成德之域則不容言之地則篤恭而天下平矣大抵之以至於妙不容言之地則篤恭而天下平矣大抵由始學至成德由成德至渾化地位蔡虛齋曰時字不作是字○不賞不怒無言意也民勸民威靡爭意也吳蓀右曰商頌烈祖之詩有曰主祭者進而感格神明誠格無言在廟化之靡有爭競失禮者此可見有是德則有是化矣是故君子由存省之功以造于成德之地則敬不操而自存雖不賞以示勸也而民之被其德者自然有所景仰而勸于善雖不怒以示威也而民之被其德者自然威于鈇鈇而不取為惡蓋德之及人如此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形句二十六章此借引

以為幽深玄遠之意不顯本豈不顯之義此章借引為真幽隱不顯與前章不同

幽深玄遠無窮盡無方體其妙承上文言天子有不

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

言極其誠敬人自化之其德已深其效已遠然猶是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地位故此節再引詩言不顯

之德則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地位而其德愈深其

效愈速不可復加矣故下節三引詩只是不過發明

不顯之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

陸稼書曰不勉無一毫形

迹自然而恭不篤恭而天下平

而忘其勸威而忘其

威也莫中江曰天下各安乃聖人至德淵微恭自然

其性命之情斯謂之平

之應天下中庸之極功也

致中和

致中和

致中和

致中和

致中和

致中和

致中和

致中和

致中和

致中和

致中和

致中和

致中和

致中和

致中和

致中和

致中和

前節

引詩

不顯

是

不顯

其

德

愈

深

而

效

愈

遠

矣

此

節

再

引

詩

言

不

顯

是

其

德

已

深

其

效

已

自順則而不知翕然平治並勸威之迹亦俱泯矣此

聖神功化之極致也陸稼書曰雲峰胡氏謂不顯之

德即未發之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敬是不顯

其敬却說偏了不知不顯篤恭皆貫動靜也姚承菴

曰恭即敬信翼註曰此節德字正應入德胡期德曰

百辟是天下諸侯刑是效法陳北溪曰篤恭是不顯

惟德意天下平是百辟其刑意饒雙峰曰恭有對敬

言者有即是敬者此所謂篤恭即是敬也汪武曹曰

篤恭者乃不思不勉不可測度之謂其實未嘗不見

於言動之間也若云不待言動而自厚於恭敬則可

許氏遂謂其不復見

於言動恐未必然

詩云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

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猶二音○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

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

鄧雅千曰聲

指號令色指

中庸

中庸

中庸

中庸

中庸

中庸

中庸

中庸

中庸

中庸

中庸

中庸

此

節

再

引

詩

言

不

顯

是

其

德

已

深

而

效

愈

遠

矣

此

節

再

引

詩

言

不

顯

是

其

德

已

威儀不謂不事鋪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

張揚厲言其細微也

民之末務湯霍林曰此子思引夫子現成語話不是

釋詩楊復所曰為政有本而聲音容色之

間於以化民乃其末也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

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形容模寫形容之

謂翼註不可從妙

與眇通幽深

玄遠之義

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

亦未盡其妙朱子曰輶輕也胡期僊曰引來指細微

雖微細而猶有倫類可比德則不顯之至無倫類可

比故有倫之毛不足形無倫之德也時解皆云以

之如毛是德猶有毛可比下文以天比德便說不去

張彥陵曰蓋說此兩段議論正見篤恭之德難形

容也今按未盡其妙未足為不顯之至也就德言不

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

顯之至耳言如文王之詩所謂無聲無臭然蓋聲臭

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

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

後為至也此德指不顯篤恭之德三等謂引皇矣烝

只是形容不顯篤恭之為至德耳勿謂

不顯篤恭之外又別有是三等至德也

註翼指南曰末節即天道以形容不顯之德之至以

著下學之極功朱子曰予設為上帝之自稱也

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明德也以猶與也許白雲曰

只是無聲無臭一句形容不顯之極上天之載一句

是帶來說詩中言天之道無聲臭中庸則言德之無

聲臭也○載者發育萬物之事於發育之中有無聲

是說形容不顯之德至矣胡期僊曰是德至極而無復如今按不顯篤恭之德是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地位故以至矣贊之又按此一段文字只是形容一箇神字耳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

極致至誠之德也本始復反又自下學為己謹獨也謂入德之門戶也

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

漸而至謂之馴致極也又贊其妙至于無聲無臭而後已焉

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所謂一部小中庸也其反復反覆

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以事告人曰示學者其可不盡

心乎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五終

